传统与现代：万玛才旦藏地小说中的主体性表达

陈思思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541000；

摘要：万玛才旦作为藏地作家，立足于涉藏地区社会现代化转型的现实语境进行文学创作。万玛才旦将传统与大众、宗教与世俗、科学与道德等冲突巧妙地进行表达，以展现现代化进程对藏族地区生活方式和社会形态、藏族社会群体和个体造成的巨大影响。本文立足于万玛才旦藏地小说中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分析作者对藏族地区个体命运的叙写和民族生存状态的关照，探索创作中展现出的文化自觉意识和人文主义精神。

关键词：万玛才旦；少数民族文学；藏地小说

DOI：10.69979/3029-2735.25.05.091

1 万玛才旦小说创作的民族性表达

万玛才旦的创作主要是以故乡藏地作为故事的背景，作为一个藏族文化的内部持有者，尽管他已经走出故乡，在向世界讲述故事的同时，他依然以藏地故事作为出发的基点。与他者着力表现西藏的神秘、圣洁、魔幻的视角不同，万玛才旦更为注重表现西藏世俗和日常的一面。万玛才旦出生于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在藏地山川草木中成长，藏族地区的民俗风情、宗教传统、风景人情对万玛才旦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些生活的内容也影响着他的创作思维，使他能够从回忆中提炼出藏地传统与现代交织着的奇特图景，建构起小说中独特的民族性表达。与其他作者不同，万玛才旦的作品中更多的是藏区深处人烟罕至的地区、零零星星的村落人家。万玛才旦的作品有对藏区恶劣天气的描写，“我们这个地方，沙尘暴很严重，尤其到了春天，风一刮起来，沙尘暴就来了，一般要持续一个月左右。”^[1]呼啸的狂风、漫天的沙砾乱石、铺天盖地的灰尘、吞噬人的热浪等描写，真实地描绘出藏地的环境背景，解构外人心目中西藏圣地的形象。在小说《撞死了一只羊》中，司机金巴以外撞死了一只羊，于是他把羊放到车后座上，来到寺院重金找喇嘛为这只羊超度，让其进入轮回。在被喇嘛多次拒绝后，以在寺庙里燃灯并将其天葬作为和解之法。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流浪汉恳求金巴将死羊送给他做食物，金巴拒绝了他的请求，但布施其一百元钱购买食物。在为羊超度之后，金巴又来到集市的肉铺摊，买了剩下的半只羊去探望情人。司机的名字“金巴”在藏语里是“施舍”的意思，作为一个虔诚的信徒，金巴的车内悬挂着活佛的照片，活佛照片的背后是女儿的照片，宗教和世

俗集中体现在这个挂饰上，也体现在金巴身上。活佛的照片与寺院、老喇嘛以及天葬台，建构起了一个宗教性的符号体系，在宗教文化的语境下，怀着“因果报应”以及“众生平等”的宗教观念，金巴为亡羊超度并天葬，还赠给流浪汉以金钱，这都是宗教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小说《乌金的牙齿》描绘了一个“神性”与“世俗”交织的世界。小说的主人公乌金是“我”的小学同学，我对他十分熟悉。当乌金被认证为活佛转世之后，他受到众人的顶礼膜拜，但“我”知道，乌金与我并无两样，他是我的同学，而且是一个抄过我的作业的同学。“乌金被认证为转世活佛之后，寺院里来了几个僧人……而且现在就在这座庄严的佛塔里面和乌金那些尊贵的牙齿一起享受着万千信众的顶礼膜拜。”^[2]一切只因为乌金被认证成为活佛转世，在他死后连他的牙齿都要被放到寺庙里面供奉。看似不合理的一切在这个宗教的世界中都变成了合理。《死亡的颜色》中尼玛在弟弟达娃死后急于和女朋友结婚，原因竟是尼玛找上师算过，上师说达娃的转世会在四十九天之内转到自己家里。由此观之，蕴含神秘主义色彩的轮回观念已深深植根于藏地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塑造其生育观念的重要基石。万玛才旦以其敏锐的文化洞察力与深厚的民族情感，致力于将这些独具藏地风情的元素细腻地融入日常叙事之中，让民族性不仅是作品的背景，更是流淌在字里行间的血脉，赋予其创作以鲜活而深邃的灵魂。通过这样的艺术手法，他不仅展现了藏族文化的丰富内涵，也促进了外界对该民族文化独特魅力的理解与欣赏。

2 万玛才旦小说创作中传统与现代的冲突

现代化进程对社会形态和生活方式产生了重要影

响,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是万玛才旦小说中表现的重要主题,传统与大众、宗教与世俗、科学与道德等冲突横亘在万玛才旦的小说之中,成为其小说的重要特色。在小说《寻找智美更登》明显地传达出藏族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失落状态。《智美更登》是著名的传统藏戏之一,来源于佛经故事,讲述了王子智美更登为了免除百姓疾苦,施舍百姓国库财物后遭到流放,在流放途中舍弃一切乃至自己的双眼。这出藏戏赞美舍己为人的精神,对藏民族文化影响深远。在小说《寻找智美更登》中,万玛才旦以这则藏戏作为引线,依旧继续自身小说创作中的民族性表达。导演在寻找智美更登扮演者时,看到的却是破败蒙灰的道具、无法聚齐的剧团、忘记台词的演员以及对藏戏毫不感兴趣的青年人和怀念藏戏却无所追寻的老年人。小说中的场景无疑是对藏族传统文化失落现状的反映,在小说中叙述着的寻找智美更登的经历,也就是作者对失落的藏族文化的追寻。在小说《乌金的牙齿》中,因为乌金被认证成为活佛,因而他的牙齿被拿到庙宇里面供奉,“我”的牙齿也混入其中。在这段情节中,宗教与世俗交织在一起,而“我”对乌金受到宗教加冕后所受到的一切待遇感到疑惑不解,不断叙述以乌金从前做的事情以削弱宗教的存在,具有解构的意味。在《塔洛》中,主人公塔洛从小生活在一个封闭、传统的藏族村落中,但当他接触外国电影,看到电影中的外国男人因为留着辫子而收到女孩的喜爱时,塔塔也开始留辫子。这条辫子暗含着塔洛对女性的欲望,也是塔塔对自身从小受到的传统观念的突破。《塔洛》中在理发店工作的藏族女孩,在经受现代文化的洗礼后,对现代文化更是持肯定态度:进入酒吧进行消费娱乐,喜爱上了大城市的生活。《气球》中,因为江洋的脖子上有一颗跟奶奶脖子上一样的黑痣,所以就被认为是奶奶的转世。爷爷去世后,活佛说他还会转世到原来的家中,不久之后,儿媳妇卓嘎就怀孕了,于是卓嘎怀的孩子就被认定是爷爷的转世。面对家庭经济无法负担再多养育一个孩子的现实,卓嘎打算打掉这个孩子。但有着坚定宗教信仰的丈夫坚决不同意打掉这个孩子,文中丈夫大骂“你这个妖女,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3]就连自己的妹妹也劝说自己不要打掉孩子。卓嘎在咨询女医生之后,对现代的生育观念有了一定的了解。但对于是否打掉这个孩子,依然处在困顿和纠结之中,被科学与道德不断撕扯,卓嘎就是当时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与束缚的缩影。万玛才旦在《乌金的牙齿》扉页中写道:“我

渴望以自己的方式讲述故乡的故事,一个更真实的被风刮过的故乡。”^[4]这里的“风”,不仅象征着自然的力量,更隐喻着近代化进程对藏区这片古老土地所带来的深刻变化。这句话以一种诗意而深沉的方式,表达了作者对于通过文学创作来记录和反映这一变迁过程的强烈愿望。作为土生土长的藏族作家,万玛才旦亲身经历了现代化浪潮如何影响着自己成长于此的文化环境和社会结构,从传统到现代之间巨大转变背后隐藏着无数个体命运的起伏。因此,他选择用真实而细腻的文字描绘出这种复杂情感交织下的日常生活场景,将个人经历与时代背景进行结合,在看似平淡无奇的文字间流淌出对过往岁月怀念以及对涉藏地区未来发展的迷茫和忧虑。

3 万玛才旦小说创作的主体性关照

万玛才旦的小说既有一个藏地文化内部持有者的民族性表达,也表现了近代化进程下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但真正体现万玛才旦作为少数民族作家进行创作所表现出来的独特性的是他对其生存之地、经历之事的思考,即作家的主体性关照。现代化进程不可逆转,藏地传统文化的失落已成现实,立足于这一现实,万玛才旦透过作品反映出的对现代化的思考也在不断加深。在小说《嘛呢石,静静地敲》中,嘛呢石本身就具有象征的意味。嘛呢石是藏族地区随处可见的石头,看似坚硬无比,难以改变的存在,实际上在产生的那一刻就会经历风淋日晒的磨练,看似从未改变的外面下已悄然发生了改变,等到大家意识到它发生改变的那一刻,所有的改变早已无法挽回。嘛呢石发生变化的过程也就象征着藏地的现代化进程。面对藏地文化失落的事实,作者即使不愿其发生,但也不得不承认现实如此,所以在万玛才旦的作品中多有追寻这一主题的呈现。在《故事只讲了一半》中,表面上是对民间故事的追寻,实际上是对藏地文化以及自我价值的追寻。故事只讲了一半,对于另一半则无从追寻,正如同藏地文化的未来走向般难以预测。在小说《塔洛》中,塔洛作为一个传统的藏地文化者,在进入现代化的城市之后,在经受了现代化文明的晕染后,是否还能找回自己。表面上描写了塔洛进城办理身份证的故事,实际上表达的是自我身份的追寻。在小说《寻找智美更登》中更是集中体现了这一点,并且作者并不仅仅是想表现出藏地文化的失落。小说以从导演寻找扮演智美更登的角色为背景进行建构,由此可见作者

意图更是想探寻传统与现代的平衡,为藏地文化的发展进行思考。面对宗教与世俗、科学与道德、传统与现代等方面的冲突,万玛才旦有着自己的思考,而作品中呈现的一种开放性就是其思考的凝结。在《气球》中,面对丈夫坚决不同意打掉孩子的态度和家庭贫苦的事实,作者并未直接告知孩子的去留,卓嘎的决定就和文中的气球一样漂浮不定。其实卓嘎是万千个女性的缩影,在现代化进程中,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女性的解放也成为重要的话题。卓嘎面对的难题同样是其他女性面对的难题,文中的结尾反映了女性处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表现出的挣扎、困苦的现实状态。在《故事只讲了一半》、《猜猜我在想什么》等这些作品中,都呈现出一种开放性的结局,这种开放性象征着万玛才旦对藏地未来走向产生迷茫与不可把握的感觉。作为一个藏地传统文化的内部持有者,万玛才旦力图展现一个真实的藏地世界,他在叙述中采用平实的话语将传统和现代的冲突从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站在未来回望过去,万玛才旦在深刻感知到藏地传统文化的陷落已成事实之后,他也从未停下追寻的步伐,而是选择通过开放性的结局表达自身思考,体现自身的主体性关照。

4 结语

万玛才旦作为藏地少数民族作家的重要代表,以一个文化持有者的视角为读者构画出一个真实的藏地图景。在现代化进程不可抵挡的时代背景下,他立足于传

统与现代的冲突,面对藏地传统文化的失落,一方面展现涉藏地区的民族气息,建构民族性表达,另一方面则对涉藏地区近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冲突进行思考,并通过追寻的主题和开放性的结构表达自身的主体性关照。

参考文献

- [1]万玛才旦.故事只讲了一半[M].北京:中信出版社,2022:3,1.
- [2]万玛才旦.乌金的牙齿[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22.
- [3]万玛才旦.气球[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265.
- [4]万玛才旦.乌金的牙齿[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1.
- [5]万玛才旦.寻找智美更登[M].广东:花城出版社,2018:201.
- [6]万玛才旦.塔洛[M].广东:花城出版社,2016:54.
- [7]万玛才旦.嘛呢石,静静地敲[M].北京: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14:202.
- [8]万玛才旦.万玛才旦关于小说创作的访谈[M].广东:花城出版社,2018:202.

作者简介;姓名:陈思思,出生年份:2003,性别:女,民族:壮族,籍贯:广西凭祥,学历:本科,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省市: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邮编:541000